

經部

周禮詳解卷十

宋 王昭禹 撰

大司徒下

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百

里其食者四之一（疆居良反）

夫日景移一寸則差一千里先王非特用土圭測土深以建王國而凡建諸侯之國亦以土圭度之土圭所以度土之廣狹故曰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度土而曰土其地猶治亂而謂之亂治荒而謂之荒也且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其來尚矣孟子言周室班爵祿之制亦曰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又言齊魯為方百里也而儉于百里然則制國不過乎百里之同過同則封域必異矣今此則諸公方五百里諸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而其制不同者蓋孟子與書指邦國實封之地而言之也周官則兼附庸之地而言之也詩曰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孔子亦曰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然則諸侯于附庸蓋得兼有其地矣如是則附庸無乃已多乎蓋附庸之地統

于王則煩專于已則費惟附于諸侯之國而承流以達之然後上之政令有所屬而不煩下之賦貢有所附而不費此大者因得以庇小而盡其樂天之仁小者因得以事大而致其畏天之智易之比言先王之建萬國親諸侯殆謂此也然諸公之地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若其半則山林川麓不可食者也以至侯伯子男之地亦各以是為差而已州方千里其地不能無肥磽之別凡以可食多者為上諸公之地可食者半所謂上地也諸伯之地可食者三之一所謂中地也子男之地可食者四之一所謂下地也猶不易一易再易之地任民而已然諸公之地方五百里以開方言之則為方百里者二十五公之實封不過百里之同而餘二十四同則附庸在焉推而下之至于侯伯子男之國亦然矣

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

地家百畮一易之地家二百畮再易之地家三百畮

都鄙則王畿之内三等采地也王制天子之縣内方百里之國九十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都鄙有三等之異則其地廣狹不一宜隨其廣狹而為之制其地域也封所以為守溝所以為限都鄙在王畿之内其制宜詳于邦國故于邦國則曰建都鄙則曰造建者作而立之也造者為而成之也以室數制之則王制所謂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以參相得也不謂之家數而謂之室數者所用制者居民而已七月之詩曰入此室處緜之詩曰築室于茲蓋行以屋為至屋以室為至是居主于室矣先王之制詳内而畧外惟其畧于外故建邦國則以里數制之惟其詳于内故造都鄙則以室數制之遠近之勢然也不易之地家百畮則遂人所謂上地田百畮萊五十畮也一易之地家二百畮則遂

人所謂中地田百畮萊百畮也再易之地家三百畮則遂人所謂下地田百畮萊二百畮也遂人言夫一廛又言餘夫亦如之則都鄙亦必如此而不言則以遂人見之也惟遂人有萊五十畮為異于都鄙葢以此利上農實遂地實遂地所以强本也

乃分地職奠地守制地貢而頒職事焉以為地灋而待政令

凡有職于地皆地職也若三農園圃虞衡藪牧之類有職于地是也凡有守于地皆地守也若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為之厲而為之守禁小司徒乃分地域而辨其守是也凡有貢于地者皆地貢也若農以耕事貢九穀圃以植事貢草木虞衡以山澤事貢其物是也地職有不同故不可以不分分者別而制之也

地守不可易故不可以不奠奠者就而定之也地貢則宜因其所産使以供上故不可以不制制者因其所有而裁之也有職然後有守有守然後有責此事之序也既分地職奠地守制地貢則分命使各爲其所職之事故頒職事焉頒者以等級分之也地法則所職地守地貢各有度數存焉故謂之地法也頒職事以爲地法亦所以待上政令之事故曰以爲地法而待政令政則上有所正乎下者是也令則出于上而禀于下者是也職則土均之法言作民職而此言地職者蓋方其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以令地貢以斂財賦以均齊天下之政則所作者非特地政而已故言民職蓋言民職則地職在焉及其言造都鄙以室數制之則所主者地而已故言地職也

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一曰散利二曰薄征三曰緩刑

四曰弛力五曰舍禁六曰去幾七曰眚禮八曰殺哀九曰蕃樂十曰多昏十有一曰索鬼神十有二曰除盜賊

弛式氏反舍音捨眚所景反殺所界反蕃方袁反

天地之理不能常和陰陽之運不能無舛則凶荒之變雖至治之世所不能無也夫民之所聚以有財以相養之也凶甚而至于荒則其財不足以相養上之人苟無政以救之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斯民何得不散乎先王由是有荒政以聚之也救荒莫大乎散利若遺人掌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是也以散利為不足則又薄征非無征也量其所出而輕之也以薄征為不足則又緩刑夫民之犯刑為貧也致刑者豐之時則荒時之緩刑宜矣以緩刑為不足則又弛力弛力為民方私其力以免死故也以弛力

為不足則又舍禁以舍禁為不足則又去幾蓋山林澤梁有禁所以止害也門關有幾所以察過也雖有小害舍而弗禁雖有小過釋而弗察為其困甚權以救之也荒政去幾而司關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猶幾者蓋所謂去幾者非皆無幾也有所去而已則所謂舍禁亦若此也非皆無禁有所舍而已以去幾為不足則又眚禮以眚禮為不足則又殺哀夫禮者體也體定矣不可以有加損而以荒故眚禮哀又禮之大事人人所當自勉而以荒故殺哀則其為不得已甚矣禮不可去眚之使勿充而已哀不可止殺之使勿致而已以殺哀為不足則又蕃樂蕃樂則藏而弗用此其所以在殺哀之後以蕃樂為不足則又多昏矣昏者天地之大義人之終始非可以苟也苟而多昏其為不得已又甚矣如是而人事畢矣則索鬼神而已苟人事有未盡而將求于鬼神鬼神其肯福之乎蓋鬼神聰明正直依人而行故也自散利至于索

鬼神所以恤人者盡矣于是乎除盜賊蓋盜賊害人荒歲猶多不可以不除然其所以恤人者未盡而遽欲除之是亦罔民而已故荒政以除盜賊為後能脩政事然後可以索鬼神能恤人然後可以除盜賊此荒政之序也荒政有散利而大荒大札令邦國則移民通財蓋通財者若晉饑秦輸粟是也諸侯各守一國平時無通財之義于荒札也然後令通財尚令他國與之通財則其散利于國中不令而可知也故令邦國言通財而已令邦國移民通財而荒政不言則荒政所以聚民移民非所以聚也王者以天下為一常與共財不俟凶荒然後言通故荒政言散利而已

以保息六養萬民一曰慈幼二曰養老三曰振窮四曰恤貧五曰寬疾六曰安富

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民之為道有生而不能自成有形而不能自遂困之則耗保之則息亦在乎養之而已先王欲其既生且育而無夭閼之患既繁且庶而無乖厲之憂故以保息而養之慈幼養老振窮恤貧寬疾安富凡是六者皆所以保其息也幼者未有所知則宜慈以愛之老者血氣既衰則宜養以休之慈幼則幼有所長養老則老有所終所以保其息于是為急故一曰慈幼二曰養老窮則鰥寡孤獨而無告者振則以時舉而救之也發政施仁雖在所先然比于老幼則為次焉故三曰振德貧則民之無財者也恤則憂在乎內而仁見于外也若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所以恤之也比于窮民又為次焉故四曰恤貧疾謂有廢疾而不可任以事者故寬以容之而使得以保其正命比于貧者又為次焉故五曰寬疾富則使保其常產無橫斂以傷其財無重役以困其力此則安之以政也因

其衣食足而尊之使知榮辱倉廩實而率之使知禮節此則安之以教也養民之道終于此故六曰安富

夫民林林而生揔揔而羣其息未嘗有窮者天也因其生而成之因其羣而理之所以保其息者人也今夫說乎兌戰乎乾勞乎坎亦可謂息矣復乎陰剝之後而有以保萬物之息者天地之仁也行于荒政之後而有以保萬物之息者聖人之仁也易之臨曰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保息為教思也所以容保民而已變而通之至于無窮推而行之至于無疆此民生息之道所以與天地相為終始也

以本俗六安萬民一曰媺宮室二曰族墳墓三曰聯兄弟四曰聯師儒五曰聯朋友六曰同衣服

夫民之有俗也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而已因習而能謂之故習與之成謂之性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謂

之命性命之故不能相同先王本之則一焉古者化民成俗存乎教學之所為移風易俗存乎禮義之所致存有是焉則土地之所宜風俗之所尚無患其不同矣然則以俗教安特因其所習而教之能使民不偷而已未必能同也同之則有本矣以本俗而安之則民之所安者非特其所習之末而已統之則有宗會之則有元道德于是一矣織宮室所以同其生族墳墓所以同其死其生也榮其死也哀民之所以不能去也宮室以榮之墳墓以哀之以至養生送死而後已可謂民德之始也聯兄弟所以同其恩聯師儒朋友所以同其義恩同以親之義同以尊之以至愛衆親仁而後已可謂民德之厚也惟同衣服以終之所以同其禮而已古者長民衣服不貳以齊其民而民德歸一則同衣服者本俗所以成終始可謂民德之成也宮室墳墓衣服皆物之不可違兄弟朋友師儒皆理之不可亂先王所以勞來安集勸相輔翼而

使民自足于終身之願者以本于此而已則天下風俗曠然大變而會歸于有極之塗尚安有異政殊俗哉然于宫室言𢡟衣服言同則皆美而同之也盖𢡟而不同則是所謂服美于人同而不美則離于人心其欲成俗難矣然所謂美者固非極輪奐之靡崇藻節之華與夫所謂雕墻峻宇山節藻梲者異矣故其字從微所謂美之微者也

正月之吉始和布教于邦國都鄙乃縣教象之灋于象魏使萬民觀教象挾日而歛之乃施教灋于邦國都鄙使之各以教其所治民

治教禮政刑事于歲終皆有所改易故六官之長于正月之吉皆有所調和而布行之然司徒所布者教

之法而已所憲者教之象而已然教之為化固有得之于觀感之間揚雄曰吾見元駒之步雉之朝雊化其可以成乎蓋元駒之步觀而化也雉之朝雊感而化也此教象之法于象魏所以顯諸仁將使民觀而化也挾日而斂之所以藏諸用將使民感而化也大宰雖掌邦治而實統百官故施與法則于邦國都鄙官府而有所建陳置立焉司徒則專掌邦教故施教法于邦國都鄙使各以教其所治之民而已莫近于都鄙莫遠于邦國其教法一本于司徒此道德所以一風俗所以同而造言亂民者無自而啟矣

令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比為閭使之相受四閭為族使之相葬五族為黨使之相救五黨為州使之相賙五州為鄉使之相賓比毗志反賙音周

民之從事于天下有天屬者有人屬者以天屬者廹窮禍患相收以人屬者廹窮禍患相棄此固出于性命之情豈人之所能為哉然先王之盛時使凡宜乎性命之情者皆無以故合亦無以故離有天屬之相收無人屬之相棄雖愚夫孺子有能相生以仁相死以義而後世英才豪士所以羞愧俯伏而莫能及也雖婦人遊女能相致以誠相結以善而後世老師碩儒所以咏歌嗟嘆而莫能過也此無他焉教行乎鄉閭政行乎縣鄙良心善性皆固有之而未始梏亡之故也司徒鄉遂之制始于五家之寡而終于萬有二千五百家之衆居雖異室而從容若一家體雖異腹而和合若一心司徒以安之則相為愷悌焉司馬以用之則相為憂患焉由而行之至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則亦相忘于道術矣夫五家為比則兩相比也其居相親也則易相督察故使之相保使之相保則有不可保者遷焉五比為閭則二十五家同閭門也

其居同里則居足以相容故使之相受使之相受則有不可受者遷焉四閭為族則相保聚也族合百家則其財足以相助故使之相塟五族為黨則如朋黨之黨也黨五百家則災惡足以相救故使之相救五黨為州則聚而比內也二千五百家則囏阨然後足以濟故使之相賙五州為鄉則嚮于內也合萬二千五百家則賢能皆備于中可使相與賓賢能而與之故使之相賓比相保則鄰亦相保矣閭相受則里亦相受矣族相塟則酇亦相塟矣黨相救則鄙亦相救矣州相賙則縣亦相賙矣鄉相賓則遂亦相賓矣遂獨不言者鄉以教為主遂以耕為主故也且先王有疆理以辨井里有阡陌以制溝洫有什伯以治戎器有閭里以繫人民夫然後所向同風所習同俗耕不易地戰不易方疾病相扶持則其恩不待强而能守望相助則其義不待勉而至其薰陶積習之久固若自然而然矣為治至此則豈特以天下為家謂之小

康然哉蓋相保相救以施報相求者小康之道也相賙相賓而以施報相忘者大同之道也然則成周之時伐條枚之婦能勉其夫以正而不知為之者盡進此道矣六鄉之制其始雖出于使之相保相受相賙相賓其終固有莫之使而甞自然者其效豈小補哉

頒職事十有二于邦國都鄙使以登萬民一曰稼穡二曰樹藝三曰作材四曰阜蕃五曰飭材六曰通材七曰化材八曰斂材九曰生材十曰學藝十有一曰世事十有二曰服事

頒職事者頒以九職三事也登萬民者登言進而成之也九職任萬民而已加三事也所以進而成之也

故曰登萬民太宰掌治治道尊而畧故因能任之止于九職而已司徒掌教教道親而詳故又加三事焉以成之三事者學藝世事服事而已學藝者進而成之以道也世事者進而成之以能也服事者進而成之以義也一曰稼穡則太宰所謂三農生九穀也二曰樹藝則太宰所謂園圃毓草木也三曰作材則太宰所謂虞衡作山澤之材也四曰阜蕃則太宰所謂藪牧養蕃鳥獸也五曰飭材則太宰百工飭化八材也六曰通材則太宰商賈阜通貨賄也七曰化材則太宰嬪婦化治絲枲也八曰斂財則太宰臣妾聚斂疏材也九曰生材則太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也閒民八職所待以成事則材之生待是矣故曰生材豈特生材材之成固亦賴焉然則言其生材而不言成者亦猶嬪婦化治而偏舉其化百工飭化而偏舉其飭耳學藝則道藝禮樂射御書數是也世事則所謂以世事教能者是也服事則服事公家之事者君

府史胥徒之類是也

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卹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行下孟反婣音因

老子曰道之為物惟恍惟惚又曰恍兮惚兮其中有物蓋行于萬物者道也道雖不廢于物物未嘗遠乎道大而天地未離其內小而秋毫待之成體無物而非道矣先王之教上知造物者無物而下知有物之自造也此性命之情道德之理所以皆得謂之物也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德出乎性行成于人藝之法實出乎道德之所存此所謂有物也德則異之以知仁聖義忠和行則同之以孝

友睦婣任卹藝則別之以禮樂射御書數此所謂有則也至于民之秉彜好是懿德而後司徒以禮賓興而崇之以鄉飲酒勸之以鄉射考其德行道藝以使民賓賢而出使之長使民興能而入使之治所謂格則承之庸之者賢能而已繼之以八刑之糾所謂否則威之也然則六德以知為仁以仁為聖聖人之德也以義為忠以忠為和賢人之德也以其所知達之于其所不知卒乎無所不知者為知以其所愛達之于其所不愛卒乎無所不愛者為仁盡無形深不測以窮神知化而至于日新之盛德者為聖義足以方外而不能盡知之所權忠足以直內而不能盡仁之所體和足以利用而不能窮聖人之所化則德不能咨至于聖人故離之以為二行則同出于中庸而已故合之以為一六行以孝友為先睦婣次之任卹為後此親親之殺也因其所愛以善事父母為孝因其所順以善處兄弟為友資其所愛以親其所親者在

內為睦因其所順以覩其所親者在外為婣相類以為朋相助以為友而出處語嘿莫不有信者為任相賙以為州相助以為里而吉凶患難莫不有仁者為䘏睦婣之行同出乎孝任䘏之行同出乎友知孝之為仁知友之為義又文之以六藝焉可謂君子矣禮見乎形樂見乎聲禮以為節樂以為和則禮急于樂也故先禮而後樂射也者所以服人御也者所以事人孔子曰執射乎執御乎則射急于御也故先射而後御述而紀之者為書積而散之者為數書以通乎往來今昔之變數以窮乎盈虛終始之序則書急于數也故先書而後數于傳有之不興于藝不能樂理是藝者德行之所成終始也教之以知仁聖所以志于道教之以義忠和所以據于德立之以孝友睦婣任䘏所以依于仁成之以禮樂射御書數所以游于藝孟子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然則有鄉有遂以相安息所以勞之

也有職有事以相參伍所以求之也有六藝以脩法度所以匡之直之也有六行以揆道藝所以輔之翼之也至于六德之為物使之自得之可也由是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後雖性習之異或遠或近道德以之一風俗以之同無非下學而上達故鄉大夫以禮賓興之可謂又從而振德之矣

以鄉八刑糾萬民一曰不孝之刑二曰不睦之刑三曰不婣之刑四曰不弟之刑五曰不任之刑六曰不恤之刑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亂民之刑婣音因弟音悌

不威則不懲小懲而大戒者小人之福也教所以善民刑所以威衆教所不能化而不糾之以刑則彼小人者將縱恣而無所懲故必以刑弼教所以糾其懈散也舜命契敷五教而繼命皐陶掌刑則刑之弼教

雖至治之世所不能去也故舜嘗謂臯陶曰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然則刑以弼教其效不為小補之矣然則三物之教八刑之糾皆謂之鄉者盖教法始于鄉而刑以弼教故也睦婣之行同出乎孝則不睦不婣乃不孝之類故繼不孝言之任卹之行同出乎友則不任不恤乃不悌之類故繼不悌言之六行言友而于此變友言悌者鄉刑所施責幼而已造言之刑則以糾其言亂民之刑則以糾其行言欲信行欲治不信而造言則惑衆不治而亂民則敗類惑衆敗類則害于鄉教矣此八行所以終之以造言亂民之刑周之盛時此道數行都人之士出言有章武夫之謀可為腹心萬民有可詢之言負薪有廊廟之語則不信而造言者固無有矣兎罝之鄙夫莫不好德江漢之游女無有犯禮牛羊之賤吏不踐行葦齊莊之季女足以尸祭則不治而亂民者固無有矣治效至此

雖曰神德妙道之所化亦八刑之糾以使然也不然則四方風動舜何以謂臯陶之休矣

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

夫民之生固有不待禮而中不待樂而和者矣葢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此中和出于情性之自然不待禮樂之教而後能者也柰何人之心操則存舍則亡性之真學則正否則邪夜氣梏于旦晝之所爲心官蔽于耳目之所欲驕奢淫佚所自生放僻邪侈無不至先王知禮自外至以制中焉而因之以教中也知樂由中出以導和焉而因之以教和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則中也者合天地之形者也負陰抱陽中氣以爲和則和也者合天地之氣者也一形之化而五禮生焉一氣之變而六樂生焉

資之以性情達之以利正而禮樂之制行乎其中矣性有真有偽而其體存乎正先王制禮以防萬民之偽而無過不及矣此所以教天下之中情有善有惡而其用存乎利先王作樂以防萬民之情而無餘不足矣此所以教天下之和且偽出于人為自外入者也欲教之中而不先防其偽則真為偽所奪欲其復于性之中不可得矣情感物而動由中出者也欲教之和而不先防其情則善為惡所蔽欲其復于情之和不可得矣防以制其欲者人也教以順其性者天也且精神之運血氣之動見乎容聲發乎視聽皆天下之所不能忘者也禮之為教有屈伸俯仰以齊其容有𪋤潒文章以養其視使精神樂易萬民以治而肅肅之化行焉樂之為教有綴兆舒疾以齊其聲有鐘鼓管絃以養其聽使血氣隆平萬民以寧而雍雍之化行焉民之所視者無非中禮所聽者無非和樂如是則禮樂皆得而中和皆致矣以合天地以享鬼

神以化百物而無所不通也況萬民之情偽哉逺德下衰人之聰明或淪于禮樂之淫慝矯獘者欲去金石絶絲竹無五音六律之用而天下始人舍其聰除玉帛毁籩豆無五色文章之用而天下始人舍其明是乃以天廢人之過非所以治天下之道也安能塗民之耳目而使之視聽不由禮樂哉古之聖人曷嘗不惡紅紫之奪朱以為非禮者乎曷嘗不惡鄭聲之亂雅以為非樂者乎苟不違乎禮樂之情而不過乎禮樂之文者無非先王之教矣欲善民心而聰明其耳目者非禮樂何以哉

凡萬民之不服教而有獄訟者與有地治者聽而斷之其附于刑者歸于士治直吏反　斷丁亂反

夫教之化人也深于命宜人人洗心滌慮鼓舞震動以服從令也不服其教是亦凶頑暴戾之不可化者

如是則忠信和睦之風息而乖事陵犯之變作獄訟由之起也爭而不已則至于訟訟而不已則至于獄故司徒與有地治者聽而斷之有地治者謂鄉州之官也聽所以求其情斷所以決其事有以求其情則事之是非審有以決其事則罪之輕重分故有罪者則附刑而歸于士士事也治至于用刑非德也事而已士察也用刑宜致察故也

祀五帝奉牛牲羞其肆享先王亦如之

小宗伯毛六牲頒之于五官使共奉之牛土畜地官羞之各從其類也肆者體牲而陳之羞者奉牲而進之坤為牛牛順物故體牲而肆之以羞之神因以明教之義也羞教之為事因性命之理以體天下之大順肆之于下使其理有所明羞之于上使其功有所歸也地官之事如斯而已小司徒小祭祀奉牛牲羞

其肆與比同義所任者小而已

大賓客令野脩道委積

邦國之君為賓邦國之臣為客大賓則公侯伯之為賓者大客則孤卿大夫之為客者委積則禾米芻薪之屬是也少曰委多曰積遺人掌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凡國野之道三十里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侯館侯館有積所謂令則令遺人也凡比苟不為之脩治賓客適至而用或不給司徒之令其可緩乎然大司徒所令者大賓客而已若小賓客則小司徒令之故小司徒曰小賓客令野脩道委積

大喪帥六鄉之衆庶屬其六引而治其政令大軍旅大田役以旗致萬民而治其徒庶之政令引又音胤

大師之禮用衆也大田之禮簡衆也大役之禮任衆也旗所以物衆使視而從焉司常曰熊虎為旗熊毅獸也虎猛獸也惟猛毅為能服物而使從故也凡軍旅田役之事謂之徒非軍旅田役之事謂之衆然而小司徒大軍旅帥其衆庶不謂之徒則其帥之也致于大司徒而已大司徒治其政令然後謂之徒

若國有大故則致萬民于王門令無節者不行于天下

所遭謂之故則非常之變也致萬民于王門所以備非常也節所以為行者之信以防姦私也若掌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門關用符節道路用旌節是也國有大故尤宜致嚴故令無節者不行于天下

大荒大札則令邦國移民通財舍禁弛力薄征緩刑之

甚為荒民疫癘曰札大荒大札又荒札之大者宜有以振民故大司徒令邦國焉

歲終則令教官正治而致事正歲令于教官曰各共爾職脩乃事以聽王命其有不正則國有常刑

大宰統六官故歲終令百官府正治而致事大司徒所掌者教而已故所令止于教官小宰令于百官府各脩乃職教乃法待乃事其有不共則國有大刑大司徒令教官則曰各共爾職脩乃事以聽王命其有不正則國有常刑者大司徒令于教官所謂共爾職脩乃事自其教官之職事也小宰以宫刑憲禁令則致乃法者所以避憲也令待乃事則其事有待乎王宫之政令故也或曰大刑或曰常刑者常刑所以糾百官之刑所用有常法故也大刑比常刑則為有加焉司徒令教官故戒以常刑小宰以宫刑憲禁于王

宫則官刑宜嚴于官
府故戒以大刑矣

周禮詳解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周禮詳解卷十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祝德麟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張虎拜

謄錄監生臣蕭恂

周禮詳解卷十一

宋 王昭禹 撰

小司徒之職掌建邦之教灋以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數以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凡征役之施舍與其祭祀飲食喪紀之禁令

教之道出於王教之法出於大司徒上以道揆教下以法守教此教之義所以妙而難知教之法所以粗而可傳也小司徒掌建邦之教法則貳大司徒而已蓋教之道存乎心術之微得於觀感之際大司徒以

具法明其義由官府以達於鄉遂由鄉遂以達於都鄙由都鄙以達於邦國所以舉而措之推而行之豈一而足哉此小司徒所以又從而貳大司徒以建其法也國中則指王城而言之也四郊則近郊逺郊兼不屬六鄉使吏治之之地言之也夫以人言家以居言夫家猶曰室家指男女而言之也九比九職之比也以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則凡男女生齒之數皆可知也以稽九比之數則凡任職之民其多寡之數皆可知也貴則所以治賤者也賤則所以事貴者也老者在所養幼者在所恤廢疾則不可任事在所寛而恤之也征則貴賤稅斂之總名役則足以任民而用其力施惠焉謂之施舍政役焉謂之舍貴賤老幼廢疾與夫征役之施舍其事既不同則不可不辨也祭祀則若州祭社黨祭禜族祭酺之類也飲則若鄉飲酒旅食之類是也喪紀則若旅相塟之類是也禁則止使勿為也令則令所當為也祭祀飲食喪紀

之事既有禁令亦當辨之使民知所當為與不得為者故曰與其祭祀飲食喪紀之禁令辨其貴賤老幼或先貴賤或先老幼者明貴老皆天下之達尊無所先後爵齒更尊故也

乃頒比灋於六鄉之大夫使各登其鄉之衆寡六畜車輦辨其物以歲時入其數以施政教行徵令

頒比法者頒以校比之度數也鄉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其校比則有法矣其比法則自司徒而頒之鄉大夫則受法於小司徒而用之也政以正之教以道之徵以召之令以使之苟不知其民之衆寡貧富有無則政教之所施或有未安徵令之所行或有不熟此所以必先入其數也餘見傳

及三年則大比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

周而不比君子之道也比而不周小人之道也先王之用民無非比也使不失乎君子之周而已有恩以相愛有文以相接相應者同聲相求者同氣無非忠信之所為也及三年而大比之所以順天道勑民事而已三年而周者天道之所成終始也三年而比者民事之所成終始也人之所為詎知其非天乎王畿之內謂之比數其所稽者詳矣邦國謂之比要其所受者略矣比遠近之辨也

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卒子忽反比毗志反

先王處民有法用民有術比其家聯其居其入也則積而為比閭族黨州鄉其出也則合而為伍兩卒旅

師軍所以因內政而寄軍令也方其平居無事之時則有教養之素而恩義足以相結及其倉卒有事之際則有法令之習而死生足以相託此小司徒所以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也五家為比使之相保能相保而後用之則足以為伍矣五者天數也伍之者人也軍旅之法自伍而起其來尚矣居則五家為比而比必有長坐則五人而長者必與帥因而陳之則左右前後足以相維作而用之則手足目目足以相及由此出以為伍而相保之志未始或忘也不待徽幟以為識別不待旌旗以為指揮其一人謂之伍長者以節令之而已故大司馬教戰法伍長謂之公司馬執鐲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也五比為閭使之相受能相受而用之則足以為兩矣從之以為經衡之以為緯無非三者也唯以兩為卒而衡從之數皆耦也已約而治之則合乎什伍而不違推而廣之則適乎參兩而不亂此出以為兩而相受之志未始

或忘也四閭為族使之相葬能相葬而後用之則足以為卒矣其容體不足以相及則有徽幟以相明其言語不足以相通則有服飾以相辨此卒所以從衣也五族為黨使之相救能相救而後用之則足以為旅矣其人之相去視之所不見而非名物不可以指揮其地之相遠聽之所不聞而非旌旗不可以名號此旅之所以從㫋也五黨為州使之相賙能相賙而後用之則足以為師矣師以用衆而有治馬從自則其衆足以為物主矣從帀則其衆足以為國敵矣師大衆也六軍亦或謂之師則軍亦大衆故也五州為鄉使之相賓能相賓然後用之則足以為軍矣五師為軍則車於是乎足用而其衆足以包敵矣軍以會衆而有車馬則無至於殆此軍所以能安也其兵車一乘則三兩之士居之而足矣其兵車四乘則三卒之士居之而足矣積而至於百乘則三師之所合也積而至於五百乘則三軍之所合也又積而至於千

乘則六軍聚馬分之以鄉遂會之以都鄙統之以方千里之地則萬乘可知矣起而用之以軍旅為大以田役次之以追胥為小乃若貢賦又卒伍之餘事也凡卒伍之法軍旅去之不足以用衆田役去之不足以簡衆追胥去之不足以任衆貢賦去之不足以令衆先王以是五人為伍而下士長之五伍為兩而中士長之四兩為卒而上士長之五卒為旅而下大夫長之五旅為師而中大夫長之五師為軍而鄉長之所謂鄉大夫士者其智足以君民矣其仁足以子民矣其愷悌足以為民父母矣先王猶以為未也而六鄉之教又以三公統之則公也者佐王而為德者也卿也者佐王之為業者也六鄉之教以公統之則佐王佐民者也六軍之政以卿統之則佐王佐民者也古者於民入有所佑出有所佐居無離心用無離德其所以無敵於天下者如斯而已然制軍之數自五人之伍積至於五師之軍皆以五數言之而獨於卒

則以四兩爲之者蓋五者天之中數也二四爲六一三五爲九數至於五則參天兩地之數備矣五人爲伍五伍爲兩五兩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取諸參天之奇數而從横皆三四兩爲卒取兩地之耦數而從横皆兩兵無常形以變爲主取諸陽數者陽主變爲是故也後世管仲相齊作内政寄軍令分民以軌里連鄉聯民以伍戎卒旅而具法之行也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晝戰則目相識夜戰則聲相聞居則同樂行則周知勞弊於成周之制猶足强國而霸齊先王用之槩可見矣

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

為羨唯田與追胥竭作

土地將以授民田萊不等則不可以不均人民將使任事生齒不齊則不可以不稽遠近適於均之謂均考而計之之謂稽土地既均人民既稽則田萊之高下肥磽生齒之衆寡老幼其數皆得以周知也孟子曰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此均土地之意也司民曰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異其男女歲登下其死生此稽人民之意也有以均土地然後得以定上地中地下地之等而以其地授民焉有以稽人民然後得以定七人六人五人之家而以其人任事焉上地之入可食九人而準以七人授之則民有餘財家雖七人計其男女老幼之相半而通以三人為可任則民有餘力此中地下地之家所以望望於生齒之衆也可任者或家三人或二家五人或家二人而起徒役無過家一人蓋用徒役不必一時皆徧計所役久近取勞

佚均而已不於一家起役二人則所以寛民也以其餘為羨則所用者正卒而已然正卒又有可代者之備此民所以有餘力而不困於役也唯田與追胥竭作者獵取禽獸與衆同欲逐伺盜賊與衆同惡所役近且不及故也夫用民如此則皆出於民情之所願非強之使從咈之使勞民之從之也輕矣又安有東國困於役之刺哉彼東人之子勞於職事而不來西人之子粲其衣服而自安陟岵起瞻望之思釆綠有怨曠之嘆其君子有自貽伊阻之嗟其小人吐死生契闊之説周官任人之法掃蕩殆盡可勝惜哉

凡用衆庶則掌其政教與其戒禁聽其辭訟施其賞罰誅其犯命者凡國之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

凡軍旅田役之事謂之徒非軍旅田旅之事謂之衆故大司徒於大喪則曰帥六鄉之衆庶於大軍旅大

田役則曰治其徒庶之政令令此用衆庶不謂之徒則其所用若大詢之屬非軍旅田役之事也凡用衆庶必有政以正之教以導之戒以勑其怠忽禁以止之使勿為皆小司徒所掌以治衆庶也衆之所在不能無爭有爭則不能無辭訟辭訟者以辭而訟於公也有辭訟則當聽其情為之辨其是非曲直故曰聽其辭訟有功過則不能無賞罰賞以勸功罰以懲過出於此而加於彼故曰施其賞罰命出於王下宜凛而行之犯命則其罪又非止於罰而已故誅之餘子所謂以其餘為羨者也夫起徒役無過家一人自所用正卒之外皆謂之餘子也大事自我作不可竭作以勞其民故所致無過家一人大故則不庭不虞之變出於所遣民不足以給之故致羨卒

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

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

成法一立有成而不可變者經也欲井牧其田野而不先經其土地則法度虧變田野何自而井牧哉孟子曰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與此同意井其田野則任以耕事牧其田野則任以畜事九夫為井井則九夫之地所飲同井故也孟子曰方里而井井九百畆謂是矣然又有鄉田同井之說則民不特在田同井而飲而在鄉亦同井而飲矣在鄉同井則同飲於入而處之時在田同井則同飲於出而耕之時出入皆有井以同飲則民相聯屬而不散矣四井為邑則民以里居四井同邑故也古者田於野外里於國中是故在田則有廬舍在國則有保城桑中曰要我乎上宮七月曰上入執宮功所謂上宮即保城也

夫步百為畮畮三為里則城蓋三畮之地也孟子又言五畮之宅者蓋兼廬舍言之也然謂之里又謂之邑者里以所居言邑以所聚言故里之字從田從土以民出耕則同田入居則同廛故也邑之字從口從口量地以制之周營以聚其民故也四邑為丘則民以族葬四邑同丘故也土之高者謂之丘故一成為敦丘再成為陶丘再成銳上為融丘三成為崑崙丘民之生也以四閭同族而居所以聯其生也及其死也又以四邑同丘而葬所以聯其死也夫生死皆有以聯之則民之相親相睦恩義愈厚而天下安得不為一家乎大司徒有曰族墳墓墓大夫又令國民族葬皆謂此也四丘為甸則甸周方八里田包於洫名之曰甸為是故也九夫為井方一里四井為邑方二里四邑為丘方四里四丘為甸方八里旁加一里則方十里為一成四甸則方二十里未成為都故為縣取名於大夫所治縣也四縣則方四十里未成為國

故為都取名於公卿王子弟所治都也孔子曰安見方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則四縣之地是都而已非邦也四都旁加十里為同同方百里井田之法脩於一同今此則止於四縣為都而不言同者蓋四都為同亦自此以積之而已土宜之法以任土事今此以任地事益事則止於城郭溝池道渠之役而已以任地事則凡有事於地者皆任焉非特土事也三農園圃虞衡之類皆是矣貢則九貢所貢賦則九賦所斂凡稅斂則其所令又非特貢賦所出而已益貢賦常征也稅斂財有事而後征非有常也

乃分地域而辨其守施其職而平其政

辨其守者辨地役之守也平其政者平地職之政也夫地各有所屬則必有役以分之役既有分必有人以守之大司徒辨其邦國都鄙之數制其畿疆而溝封之夫制其疆而封之以為守制其畿而溝之以為

限此所以辨邦國都鄙之守也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為之厲而為之守禁澤虞掌國澤之政令為之厲禁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此所以辨山林川澤之守也先王制職以任民若三農園圃虞衡之屬皆因地以有職也三農則使之貢九穀園圃則使之貢草木虞衡則使之貢山澤之物此所以平地職之政也有以辨地役之守則經界正而無侵越之患也有以平地職之政則貢賦足而無輕重之偏

凡小祭祀奉牛牲羞其肆小賓客令野脩道委積大軍旅帥其衆庶小軍旅廵役治其政令大喪帥邦役治其政教肆託力反鄭司農音四帥音率

大司徒於祀五帝享先王奉牛牲羞其肆故小司徒所奉者小祭祀而已大司徒於大賓客令野脩道委

積故小司徒所掌者小賓客而已大司徒大軍旅治其徒庶之政令小司徒帥之則致於大司徒而已小軍旅廵役者師行則役隨之小司徒廵役不廵師也小軍旅小司徒廵役則大軍旅大司徒廵役可知矣有役事則有政令小司徒治之而已

凡建邦國立其社稷正其畿疆之封凡民訟以地比正之地訟以圖正之

社土神也稷穀神也邦國以社稷為主以人賴土以生資穀以養故凡建邦國則必正社稷地官之事故小司徒主之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壝則小司徒立社稷凡以佐大司徒也正其畿疆之封者大司徒既制其畿疆小司徒又正之也制以經其始正以成其終也凡民訟是非不可以無證故以地比正之以地之

鄰比知其是非故也凡地訟其疆界不可以無質故以土地之圖正之以圖則疆界所至存焉故也以鄰比而正其民訟則不信者莫助不正者莫容而民之是非得矣以土地之圖而正其地訟則先王作事所以謀始固可使民無訟也彼貪偽者事或至於訟則案圖以聽之其曲直辨矣小宰八成有曰聽閭里以版圖殆謂此也與

歲終則考其屬官之治成而誅賞令羣吏正要會而致事正歲則帥其屬而觀教灋之象徇於木鐸曰不用灋者國有常刑令羣吏憲禁令脩灋糾職以待邦治

治成治士之計也屬官則教官之屬也考其屬官之成計則功罪可得而知矣功則賞之罪則誅之不言

詔王則以太宰歲終廢置尚以詔王則小司徒於誅賞可知小司徒令羣吏正要會而大司徒令教官正治正治則非特要會也大司徒既令教官致事小司徒又令羣吏致事則所謂羣吏者羣有司而已凡言吏皆指賤者自士以下皆是也不特府史胥徒之屬正歲帥其屬則於教官之屬也不言教象之法而曰教法之象者觀則以象為主用則以法為主以象為主則曰象之法以法為主則曰法之象或言法象或言象法亦相備而已令羣吏憲禁令羣吏亦指羣有司也禁令將使民避行之宜表揭之使知憲法也脩法則使各脩其所守之法防虧廢也糾職則使各糾其所治之大防緩散也脩法糾職凡以待邦治有以應之而已故曰以待邦治

及大比六鄉四郊之吏平教治正政事考夫屋及其衆

寡六畜兵器以待政令比毗志反

言六鄉而兼四郊則四郊乃六鄉之閒田縣師所治之地也六鄉四郊之吏或掌教或掌治小司徒則平其教治而已其大有政其小有事小司徒則正其政事而已平者使所掌教治各當其分也正者使所掌政事各正於一也考夫者考其受田之夫考屋者考其居里之屋也益以考夫則能知其人數之虛實考屋則欲其乘之以及時蓋亟其乘屋用所以致王業則考其屋者亦政之先務也及其衆寡六畜兵器則欲考知其登耗有無故也以待政令者考夫屋則令具及時乘之以正治其怠惰也考其衆寡六畜兵器則以待征役施舍誅賞之政令也

鄉師之職各掌其所治鄉之教而聽其治以國比之灋

以時稽其夫家衆寡辨其老幼貴賤廢疾馬牛之物辨其可任者與其施舍者掌其戒令糾禁聽其獄訟

鄉師教官之攷也所以教其屬故謂之師鄉師下大夫四人而分掌六鄉則各主其所治鄉而已故曰各掌其所治鄉之教然非特主教凡鄉之有治皆聽之也鄉師謂之國比之法則以別於邦國之比法旅師謂之邦比之法則以別於鄉邑之自比也小司徒所登六畜辨其物而鄉師止辨馬牛之物者以師田役為事則所須馬牛而已辨其可任者與其施舍者或先可任或先施舍明任與施舍無所先後掌其戒令糾禁則鄉師以教為主故以戒令為先而糾禁為後獄訟則當以情斷之故曰聽其獄訟

大役則帥民徒而至治其政令既役則受州里之役要

以攷司空之辟以逆其役事

夫役所以任衆力役之大者若城郭溝渠之役是也帥民徒而至治其政令者以帥而至故稱民以治其政令故稱徒州里者州所里也五黨為州民所居曰里而所役之民於此州里也役要遣役數之要書欲知役數之多寡故也以攷司空之辟辟謂功作章程司空主役事故以所受之役要而鈎攷司空之章程所以治正其役事也故曰以逆其役事

凡邦事令作秩叙大祭祀羞牛牲共茅蒩

莫非事也凡有所興治皆謂之事言邦事則事出於邦非鄉里之自與治也作秩則制其常賜之多寡作叙則羞其事治之先後作秩叙者鄉吏也鄉師則令之而已必有所養然後可責以功故先秩而後叙

與宮伯里宰行其秩敘同意或曰作或曰行者為是而起之謂之作舉而措之謂之行作言其始行言其終鄉師指凡邦事言之故要其始而謂之作其秩敘宮伯指士庶子言之里宰指趨其耕耨言之故要其終而謂之行其秩敘大司徒大祭祀奉牛牲羞其肆鄉師奉牛牲所以贊大司徒也言羞而不言奉則贊其羞不贊其奉也以奉牛牲則其事略不用贊可也共茅蒩則共之以藉祭也甸師共茅而鄉師治之以為藉茅亦用以縮酒而鄉師以為蒩用於藉祭者蓋縮酒所以達其氣藉酒所以用其形鄉師地官之屬用取其形而已故不言縮酒之事

大軍旅會同正治其徒役與其輂輦戮其犯命者輂音菊

駕馬曰輂挽行曰輦皆所以載任器且與車為營衛大軍旅會同固有稍人作其同徒輂輦帥而以至鄉

師則正治之而已正則使之止於一治則理之使不能亂矣戮具犯命者誅而戮之謂之戮大軍旅會同衆之所集有犯命者宜使衆皆見而有所懲焉故非特誅之而又戮之以令衆小司徒用衆庶遂人起野役言誅而鄉師四時之田與此言戮者用衆庶起野役則非既集於師田會同之地無事戮之誅之而已

大喪用役則帥其民而至遂治之及葬執纛以與匠師御匶而治役及窆執斧以涖匠師

大喪用役謂若喪時挽六引之等也鄉師則主治其事而已爾雅曰纛翳也葢羽葆幢用以指麾挽匶之役正其行列故鄉師執纛以為儀而已窆下棺也執斧涖匠師以防匶之傾虧使戒飭焉匠師主衆匠者執斧所以為威也

凡四時之田前期出田灋於州里簡其鼓鐸旗物兵器脩其卒伍及期以司徒之大旗致衆庶而陳之以旗物辨鄉邑而治其政令刑禁巡其前後之屯而戮其犯命者斷其爭禽之訟鐸待洛反

四時之田則春蒐夏苗秋獮冬狩是也出田法於州里則每州里先出田法以示民也簡其鼓鐸旗物兵器脩其卒伍則為將用之故也鼓鐸所以聲衆旗物所以麾衆兵器所以勝敵簡則閱而選之也五人為伍百人為卒軍旅之法五於伍伍成於卒脩則習而治之也有以簡之則其器械有所完有以修之則其行列有所正四時之田雖以獵取禽獸而實以教戰則兵而修之皆軍法之所寓也及期以司徒之大旗致

衆庶而陳之者司徒之大旗則熊虎之旗也司常九旗於旐亦謂之旗言大則以别之不言徒庶而謂之衆庶蓋鄉師主致民而已及大司徒治其政令然後謂之徒庶也以其物辨鄉邑及郊邑各建其物所以辨也田獵衆之所聚必有正焉故有政必有命焉故有令刑以誅其罪禁以止其非政令刑禁皆鄉師之所治也廵其前後之屯者車徒所聚謂之屯車徒異部故前後異屯鄉師廵之亦所以正其部伍使不亂也戮其犯命者非特誅之而又辱之夫田之得禽大獸公之小禽私之各取左耳以効功焉有爭禽之訟則鄉師為之辨其曲直

凡四時之徵令有常者以木鐸徇於市朝以歲時廵國及野而賙萬民之囏阨以王命施惠

四時之徵令有常者若四時之田獵春秋之出內火正月命修封疆二月令雷將發聲之類是也市朝者衆所聚之地因衆所聚之地故廵行而令以木鐸使皆聞而知之也告王凡播告之修不匿厥指豈塗民耳目而愚不識者哉難喜為囏乙而不申為阨歲時有焉宜有以振而恤之也故鄉師廵國及野而賙之以王命施惠者易曰坤為吝嗇又曰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則施惠當自王出而下不得擅其私恩也彼家罕氏之施惠於民也此亂世之私惠也然而傳或予之者是亦彼善於此之意

歲終則考六鄉之治以詔廢置

六鄉之吏自比長而上至於州長之屬無非掌六鄉之治者雖其職有尊卑之殊所涖有衆寡之異其間不能無勤怠功過之辨苟勤怠不分功過不明將何以為勸懲哉故歲終則有以致而知之勤而有功者

則在所置急而有過者則在所廢廢置各當其實而懲勸得矣然廢置者上之柄非鄉師所得預焉以其言告上而已故曰以詔廢置然考六鄉之治以詔廢置固鄉官之事又置司諫以攷鄉里之治以詔廢置者葢六鄉之治衆矣先王懼鄉師之職攷之或有未盡故使司諫廵問而觀察之有以知其吏之教治之實此所以亦委以攷其治而詔廢置也然鄉師言歲終而司諫不言則司諫所以攷而詔之者不必歲終也司諫於常時旣有以攷其治而詔上廢置鄉師於歲終又復攷而詔上則吏之情僞又孰能自匿哉

正歲稽其鄉器比共吉凶二服閭共祭器族共喪器黨共射器州共賓器鄉共吉凶禮樂之器

禮不徒行以器為之具器不徒立以財為之用財不足器為之闕器不足則禮隨之廢於此有術焉財不

患寡器不患乏民無廢事事無廢禮者合衆財以共其器而已且六鄉之器具用衆矣其財非出於一而易共則民得以相資而備禮是以自比至鄉或以其地之遠近與其用之疏數相等或以其人之衆寡與其貲之厚薄相均此則共者所以不患其力之不給而為者亦不患其器之不足先王之備鄉器以前民用豈為小補哉然器之積久不能無敝不以歳時為之攷而計之亦或乏用矣以正歳者時之所首而行禮者自是始焉故正歳使鄉師又從而稽之則器之或良或窳或備或乏皆得以周知矣比共吉凶二服者祭服弔服也使集一比之財為之而共服也閭共祭器者使集一閭之財為之而共用也喪器者素俎楬豆之屬使集一族之財為之也射器者弓矢侯鵠之屬使集一黨之財為之也賓器者尊俎笙瑟之屬使集一州之財為之也鄉共吉凶禮樂之器器者吉器鄭氏解謂若閭共祭器也然吉器非必祭器凡飲食

冠昏之屬其器皆是也凶器鄭氏解謂若族共喪器然凶器非必喪器凡干戈戚揚之屬其器皆是也禮樂之器鄭氏解謂若州黨賓射之器然禮樂器非必賓射之器凡有其具於禮樂者皆是也吉凶禮樂之器衆矣故集一鄉之財為之然後可以共也吉凶喪祭賓射禮樂之事人治於是乎在其財常患不足以具服器使集為之有事共焉孰有廢禮者哉然先王之民居則同里射則同器有無足以相資多寡足以相濟以仁相養以義相治道德一而風俗同此其效歟

若國大比則攷教察辭稽器展事以詔誅賞

攷教者攷其善否與其勤惰蓋六鄉之吏各主教其所屬之民或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或書其德行道藝或攷其德行道藝而勸之若此屬無非教矣攷其或善或否或勤或怠則勤而善者在所賞怠而否者

在所誅矣察辭者察其當否與其實偽蓋民不知道也常出於教之不明教之不明也常起於辭之不正辭苟不正則言偽而辯者有之順非而澤者有之飾智以驚愚詭言以惑衆奇辯怪說紛紛籍籍將至於不可禦矣唯能察其或當或否或實或偽則當而實者在所賞否而偽者在所誅矣稽器者稽其足否與其良窳夫吉凶賓軍田萊域溢之屬凡備物致用者無非器也考其或足或否或良或窳則良而數足者在所賞窳而不足者在所誅矣展事者展其能否與其廢舉夫所作謂之事則凡施於名物者無非事也展其或能或否或廢或舉則能而舉者在所賞否而廢者在所誅矣以詔誅賞則亦以詔上而已以誅賞大柄非鄉師所得與故也鄉師教官之考其上則主於考教察辭其下則主於稽器展事則本在乎上以為教末在乎下以及事鄉之治於此為備矣然辭有待教而後正事有待器而後成故先考教後察辭先

稽器後
展事

鄉大夫之職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

鄉大夫每鄉卿一人則六鄉卿分掌六鄉之政教禁令矣其爵乃卿而其職謂之鄉大夫則以智帥人為主也觀其職之所掌者德行在所攷道藝在所察可任者在所辨賢能者在所興詎非以智為主哉惟其以智為主則欲其智効一官名官以鄉大夫使之服其名則思有以稱其實矣鄉大夫言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州長言掌其教治政令之法黨正言掌其黨之政令教治族師言掌其族之戒令政事所掌不同者葢謂之大夫則以其智足以帥人帥人則宜有以政之故鄉大夫所掌以政為先而教次之禁令則輔之者也謂之長則以其仁足以長人長人則宜有以善之故州長所掌以教為先而治次之政令則輔之者

也謂之政則人所取正必有政焉故黨正所掌以政為先而令亦輔政者也乃若教治則在正非所先矣謂之師則人所依附必有戒焉故族師所掌以戒為先而令亦輔戒者也乃若政事則在師非所先矣然則鄉官謂之正則其所掌先政謂之師謂之長則其所掌先戒與教視其所掌而先後之意可知矣

正月之吉受教灋於司徒退而頒之於其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以攷其德行察其道藝

歲終調制所當改易正月之吉乃始和布教之時也故鄉大夫受教法於司徒而頒之以司徒為教官之長故也退而頒之於其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則六鄉之吏又受教法於鄉大夫鄉大夫頒所受司徒之教法使之各教其所治民也然則六鄉之吏所受之教法出於鄉大夫鄉大夫所受之教法出於司徒司

徒所受之教法又出於天子上下之相承所由者一道所識者一德風俗爲能而不同哉攷其德行者攷知其實僞察其道藝者察見其精粗攷則按書而攷之察則審視之而已則察爲詳於攷也鄉師言攷教察辭辭出於教既攷教矣又察其辭則察詳於攷可知也蓋德行族師固書之矣欲知其實僞宜攷鄉官所書則可知矣道藝欲見其精粗又當審視其事故審之察則非特攷之而已然則三年大比而興之曰攷其德行道藝於道藝并言攷者蓋鄉大夫於每歳之正月既察其道藝矣及三年大比而興之又欲見其實而已故并德行而攷之不必詳察焉

以歳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其舍者國中

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以歲時入其書

族師言以時屬民而校登其族之夫家衆寡鄉大夫登之而不言校者其登也同族師之所校而已蓋族師之職卑而所統者寡故使之校其數然後登上其籍鄉大夫之職尊而所統者衆故登其籍而不校其數小司徒頒此法於六鄉之大夫使各登其鄉之衆寡則使登上其籍於大司徒也辨其可任者辨其力强而可任以事者也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者以其材舍之者以其齒七尺六尺以材言也六十六十有五以齒言也其材七尺六尺征之則以其材之强壯然後可征也其齒六十六十有五以上則以其氣體之衰在所不征也先王寬民財力之意國中晚征而早舍為其近而役

多故也野則早征而晩舍以其遠而役少故也其舍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謂爵祿列於朝廷德業升於國學然後舍征服公事者老疾者皆舍則雖非國中亦舍焉故曰皆舍然則貴者舍之所以貴貴也賢者舍之所以尊賢也能者舍之所以優能也服公事者舍之所以優吏也老者舍之所以老老也疾者舍之所以寛疾也以歳時入其書則入其書於大司徒欲知其征舍之數也

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厥明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於王王再拜受之登於天府内史貳之

天道之運三年而一成先王於人材具教養也備具書攷也詳積三年之久人材亦足有成矣故因大比而興賢能賢有德行者將承之以在位能有道藝者將庸之以在職興之宜皆得其實焉故又先攷其德行道藝攷之而得其實則所興者皆真賢實能而在位在職者因有倖得之人矣且敬敏任恤其事易見其行易知故閭胥書其敬敏任恤者孝悌睦婣有學則其行難見其義難知故族師書其孝悌睦婣有學者謂之德行則非茍孝弟睦婣而已謂之道藝則非茍有學而已故黨正書其德行道藝書之易矣攷之難矣故州長攷其德行道藝而勸之鄉大夫攷其德行道藝而興之也鄉大夫興賢能而必以鄉老帥其事者以尊賢能而興之道之所存也鄉老於司徒之官非屬而無職豈非以事道者尊職事者卑故耶蓋坐而論道者三公之事也作而行之者六卿之事也周官無三公之職以坐而論道異乎作而行之者矣

此所以惟鄉大夫興賢能而三公與之矣葢務引其君以當道者大人所以事君也樂得天下英才而敎育之者大人所以治民也雖帝王之盛而立三公不必備謂非大人不足以為之故老子曰容乃公公乃王其作人也有敎而無類可謂能容矣其取人也有類而無方可謂能公矣能容能公而民之有士君子之行者鮮不由之矣敎其德行道藝則大司徒可也攷其德行道藝則鄉大夫可也若以鄉飲酒之禮禮而賓之賓之而獻其賢能之書於王非公其孰能與之必以禮禮賓之所以致敬而尊之也王之於臣茍其道隆德峻者猶且賓之而弗敢臣況乎興賢之初可不致敬而尊之乎又必帥其吏與其衆寡者吏謂鄉官也衆寡謂鄉民也鄉官與民皆在以明興賢能非出於上之私意而本乎下之公願所謂使民興賢能也厥明鄉飲之明日也既興之於鄉遂進之於王獻其書所以進之王必再拜而受其書者尊其所獻也登

於天府者寳具所受也內史貳之者為詔王制爵禄也先王之於人材於大有則以柔德而有之於大畜則以剛德而畜之以柔德有之非賢能不足以為大有以剛德畜之非爵禄不足以為大畜也

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此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

先王之於人材之未成則在所教材之既成則在所興三年大比既攷其德行道藝而賓興之然猶慮或有未盡取其大矣而或遺其小取其詳矣而或遺其畧故獻賢能之書既退而又以五物詢衆庶也所謂鄉射之禮則州長以春秋二時習射於州序今乃以此鄉射之禮詢之也詢之者徧謀之謂也與小司寇

致萬民而詢焉同意一曰和者易曰利者義之和謂和於義而不乖二曰容者語曰動容貌思遠暴慢矣行之見於貌而可觀莫非德也德不及仁聖則其為德也和而已莫非行也行不足忠信則其為行也容而已君子以成德為行則內有以充實而不止於和和於德為下是義德而已而不足於道外有以輝光而不止於容容於行為外是貌行而已而不足於德三曰主皮者孔子曰射不主皮蓋射雖以不失正鵠為賢然以觀德行非特取其中侯而已則主皮者射之末也四曰和容五曰興舞者古之射其容欲比於禮其節欲比於樂則和其容儀者不足於禮之節特禮之末而已興舞以比於樂節者不足於樂之和特樂之末而已於德也不責其道德而取其義德於行也不責其德行而取其貌行於藝也不責其本數而取其末度於禮樂也不責其禮樂之本而取其禮樂之末則詢之者亦已恕矣民之行能其有逸哉且所

詢如此則有卓然者以吿可知也然先王使民賓興
者必其賢能今所詢者曰和曰容則可與明德行之
末而已曰和容曰興舞則可與明禮樂之末而已曰
主皮而中的亦藝之末而已不責其本而取其末何
足以為賢能乎葢先王之取人不求其備而其使人
也器之猶芃芃之棫樸而薪槱必用猶汎汎之楊舟
而浮沉備載長短小大兼收而並蓄曷甞責人之全
乎易曰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殆謂是歟葢曰和曰容
者雖德行之末而茍不失焉亦可謂之賢主皮和容
興舞雖道藝之末而茍不失焉亦可謂之能如取其
大而廢其小取其詳而廢其畧是亦棄人而絶之豈
其為恕者乎賢能雖以射而詢之其實因民而已因
民以興賢能而上之人無容心於其間故曰使民興
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賢者可使服休故
使民出之民上而為之長能者可使服采故使民入
之民間而為之治夫舉措皆當於民心斯民所以悅

而服矣先明道德以教民因民以興賢能因賢能以治民此好惡所以一而民無不安其治也夫知人則哲堯舜猶難之成周之民可與賓興之大者蓋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以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其有所試也其既知之則以鄉飲之禮而賓之其未知之則以鄉射之禮而詢之其待之為已詳其求之為已盡此所以野無遺賢而隱桑之刺不興於雅朝無倖位而伐檀之刺不興於風然則捨成周鄉舉之法而欲盡得人之實者未見其能致也

歲終則令六鄉之吏皆會政致事正歲令羣吏攷灋於司徒以退各憲之於其所治

令六鄉之吏皆會政致事則小司徒所謂正要會而致事也然小司徒所令者詳故兼正其月要鄉大夫

所令者畧故但正其歲會而已令羣吏致法者正月之吉鄉大夫受教法於司徒退而頒之於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正歲則又命羣吏攷法於司徒以退各憲之於其所治如是則教無異法法無異義所由者一道所循者一德風俗翕然而大同矣

國大詢於衆庶則各帥其鄉之衆寡而致於朝國有大故則令民各守其閭以待政令以旌節輔令則達之

國大詢謂詢國危詢國遷詢立君也與洪範謀及庶人同意夫先王教法出於一而好惡無異情此所以有詢及於衆庶也若夫教法不一家異尚人殊俗好惡不同而是非不足以取信雖欲詢之適所以自惑也此謀夫孔多所以見刺於詩耳各帥其鄉之衆寡則鄉官咸在焉若州長則所帥衆矣若閭胥則所帥

寡矣國有大故令民各守閭以待政令者若大司徒致萬民於王門令無節者不行於天下所謂政令也待政令則聽而待之於大司徒將以防非常之變矣民既以國令行而必輔之以旌節恐奸人乘間投罅以肆其慝也大司徒既令無節者不行於天下而鄉大夫又令之所以叮嚀告戒而其慮患也悉矣此所以措國於不傾之地而天下有磐石之固用此道歟

周禮詳解卷十一

周禮詳解卷十二

宋 王昭禹 撰

州長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之灋治直吏反

鄉大夫以智帥人為主故所掌先政以政者帥人而正之智之事也州長以善道人為王故所掌先教以教者道人而化之善之事也有教則不可以無治故鄉師亦各掌其所治鄉之教至於政令則所以輔教治也故又次於教治之後教治政令各有度數存焉謂之法則州長非特掌其事而已幷與其法而掌之矣

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灋以考其德行道藝而勸之以糾其過惡而戒之若以歲時祭祀州社則屬其民而讀灋亦如之行下孟反

○寘然而無知者民也莫知就善莫知避惡非詳為之訓敎為之戒開公正之路而利之使趨閉私邪之門而威之使避則善將棄而弗為惡將蹈而屢積先王使鄉官讀法凡以訓戒之而已自州長至於閭胥或言讀法或言讀邦法者蓋讀法者鄉之大夫也故州長掌州之教法以歲時祭祀州社屬其民讀法正歲則讀教法如初前言州長之教法後言讀法如初則所謂讀法者鄉之教法明矣以法為教法則所謂邦法非鄉之教法亦明矣蓋所以道六鄉者有邦法有鄉之教法鄉之教法有州長以歲時祭祀州社正歲

正月之吉讀之而既比則閭胥又讀邦法則四時孟月吉日春秋祭禜黨正讀之而春秋祭酺與每月之吉日則族師又讀之社禜酺比則因民聚而讀之惟州長歲屬其民者二黨正歲屬其民者五族師歲屢其民者十二為無所因而屬也然州長之屬也一與黨正同日一與族師同日黨之所屬五百家而已近屬而亟散之民亦無所病焉而所以戒飭之則至矣如是而有犯然後以刑戮隨之孰以為罔民哉然而讀灋或因於時或因於事有因於時則如正月之吉之類是也有因於事則若祭祀之類是也因於時則時之所在為易知也因於事則衆之所聚易為力也攷其德行道藝而勸之者所以勉之使進也糾其過惡而戒之者所以威之使避也祭祀州社屬民言歲時則歲一屬而已以禮會民射於州序言春秋則歲再會也因祭社民之所聚而讀法亦無所勞其民矣言亦如之者亦并攷其德行道藝而勸之糾其過惡而

戒之
也

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

學所以致道道不可須臾離而學可須臾廢乎是以先王立學校以教之設官師以道之家有塾黨有庠州有序凡所以作成人材而已序者州之學也黨正言飲酒於庠亦屬民而會飲於州序矣孟子曰序者射也蓋射以序追且以別其賢否也古者男子生以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示其有四方之志也蓋不能桿患則不能有身不能有身則不能有天下國家先王之為射禮因以習武事焉因以繹志而觀德行焉故必內志正外體直持弓矢審固滿而後發則無不中矣彼不肖之人又安能以中哉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凡以觀德行而已和以觀其德容以觀其行和容以觀其比於禮興舞以觀其比於樂發

而不失諸正鵠者其為賢反此則不肖矣無事而習之則足以觀德行之賢有故而用之則足以為干城之略會射之禮豈小補哉必以春秋則以春秋者陰陽之中能得中則動而中矣然春為陽中陽主出也秋為陰中陰主入也射之為事有揖讓之禮有征誅之義出而征誅入而揖讓其義一也

凡州之大祭祀大喪皆以其事若國作民而師田行役之事則帥而致之掌其戒令與其賞罰歲終則會其州之政令正歲則讀教灋如初三年大比則大攷州里以贊鄉大夫廢興比毗志反

州之大祭祀則祭社稷也州之大喪則鄉老鄉大夫之喪也為一州之長者以善教人為事喪祭之大者

必躬臨其事所以帥衆也師謂軍旅田謂蒐獵行謂出行若巡狩之類也役謂力役若土事之類也凡國以此四者之事作民而用之則州長帥民而致於司徒也衆之所在欲其齊肅也則不可以不勑告之欲共赴事也則不可以不勸懲之掌其戒令所以勑告之也掌其賞罰所以勸懲之也歲終則會其州之政令者凡有所正者皆政也凡有所稟者皆令也一州之政令亦多矣歲終不為之會計則勤怠不分功過不明吏治由之而弊矣故為之計焉所以正其士也正歲讀教法如初亦與正月之吉屬民同也三年大比則大攷鄉里以贊鄉大夫廢興者鄉大夫於每歲嘗攷其德行察其道藝矣及三年大比則又攷其德行道藝而興之此謂大攷也然有興則必有廢在所舉者謂之興不在所舉者謂之廢廢興在鄉大夫州長則佐之而已故曰贊然鄉大夫言興賢能而不言廢者蓋廢謂有過惡而廢之州長鄉官之攷也於攷

勸糾戒務致其悉故言攷其德行道藝而勸之糾其過惡而戒之則終之以贊鄉大夫廢興鄉大夫鄉官之長也於賓一賢能則以其教之既成也然後賓興之其不言廢則以見鄉教之成人皆有成材可用而人之過惡與其可廢者不足以言之矣

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及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法以糾戒之春秋祭禜亦如之

黨正以正名官故所掌先之以政令而教治次之以正之事本於政故也邦法正事之法也教法政事之法也政與教雖不同先王因事制宜使與時俱新者咸有度數存焉故皆有法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法以糾戒之與州長糾其過惡而戒之同意不言攷其德行道藝而勸之者蓋黨正於正歲但書

其德行道藝而已攷而勸之非其任矣非獨孟月之吉曰屬民讀法為然也春秋之祭禜亦如之大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示而禜居其一焉則禜者營衛其神而祈之也故祭法曰幽禜祭星也雩禜祭水旱也春秋傳曰山川之神則水旱疫癘之災於是乎禜之日月星辰之災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祭而讀法以糾戒故曰亦如

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一命齒於鄉里再命齒於父族三命而不齒

國索鬼神而祭祀則大蜡之祭也蜡之為言索也郊特牲以歲十有二月合聚萬物而索享之别索鬼神而祭祀乃萬物之神也蓋萬物之所以生所以成凡人之欲皆有以養之凡人之求皆有以合之孰為此

者其唯神乎先王於是有報禮焉方其歲功之成則索萬物之神而祭之雖水庸昆蟲皆有所不遺而況造物之元功乎大宗伯以疈辜祭四方百物籥章國祭蜡則吹豳頌擊土鼓息老物凡皆索鬼神之祭所以報本而反始也既蜡而屬民飲酒於序所以休老勞農也報本反始於歲功之成休老勞農以正齒位則又申之以孝弟之義也孟子曰壯者以暇日修其孝弟忠信蓋民勞於耕穫則曠於長幼貴賤之禮久矣及其暇日既蜡而息然後正其齒位使復禮也以正齒位則鄉飲酒禮所謂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是亦正齒位之意也非特此也以迎送則有禮以酬酢則有數一賓主有以見天地之義一左右有以著陰陽之情貴賤明隆殺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故孔子曰我觀乎鄉見王道之易也方其飲酒於序則以鄉黨莫如齒故爵雖一命猶齒於鄉

里再命則其爵隆矣故不齒於鄉里而齒於父族三
命則加隆矣故不特不齒於鄉里雖父族之親亦不
得而齒焉一命齒於鄉里長長也再命齒於父族親
親也三命不齒貴貴也先王之禮因自然之理以為
之文理有隆殺則文有抑揚夫豈一端而已哉故鄉
黨莫如齒也而三命則不齒朝廷莫如爵也王燕則
諸侯毛抑揚有時而各有所隆此爵也齒也所以同
為天下之達尊與然禮所以强世而人所難行酒所
以合歡而人易以樂以人所難行者而寓於易樂之
中此人所以從之也輕矣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信
其然
乎

凡其黨之祭祀喪紀昬冠飲酒教其禮事掌其戒禁凡
作民而師田行役則以其法治其政事歲終則會其黨

政帥其吏而致事正歲屬民讀法而書其德行道藝以歲時涖校比及大比亦如之

州長既屬民以射黨正又屬民以飲射社禜酺無非教也於此又言凡黨之祭祀喪紀昏冠飲酒教其禮事掌其戒禁則凡因民之可欲以輔其自然故民知出作入息日用飲食而孝弟忠孚固已得於心術之微矣若然則樂事勸功而人孰以為厲己哉故又繼之以凡作民而師田行役則以其法治其政事有度數存焉則謂之法黨正以法治其政事而已凡黨之祭祀喪紀昏冠飲酒教其禮事掌其戒禁所以格其心凡作民而師田行役則以其法治其政事所以致其力內有以格其心而後外有以致其力固其序也歲終則會其黨正者將以正其會於所攷也帥其吏而致事者將以致其事於所治也正歲屬民讀法而

書其德行道藝者書之易攷之難故也攷之難故州長攷其德行道藝書之易故黨正書其德行道藝夫道本無物而書之可乎道雖無物而未嘗不寓於物也本無名也故臣得之不能進之君父得之不能傳之子而司徒教萬民特三物而已道不與焉未嘗不寓於物也故凡有得於三物之教者仁者見其為仁智者見其為智小大精粗苟有所見焉皆我所謂道也黨正書之不亦可乎然則黨正之所書固非一旦之責而先定之實已槩見矣州長所以攷而勸之者亦因黨正之所書而已鄉大夫所以攷而興之者又因州長之所攷而已如是則書攷之效無非至公而書正毀譽之妄不得而私也以歲時涖校比者族師之校閭胥之比也益族師以時校登其夫家之衆寡閭胥凡祭祀役政喪紀之數衆庶既比則讀法黨正則涖其事而已及大比亦如之者鄉大夫三年之比也亦黨正涖焉鄉官亦衆矣而必以黨正涖之者蓋

先王於校比民數之際欲致其詳也黨正以正名官則以正大為事涖之者豈徒然哉亦所以正之而已

族師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月吉則屬民而讀邦法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春秋祭酺亦如之

族以師名官而師者人之所依附則宜有戒焉戒以教其怠忽教之事也令所以輔教而政事則又其次也月吉則屬民而讀邦法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鄉官之讀法與夫書攷民之德行道藝孝弟睦婣而每於屬民者非特衆而已亦所以公是非而明好惡也每於歲之正月之吉日非特謹其始而已亦使之日有所改月有所化造其所無而好其所新也黨正賢於其黨而已其賢不足乎州長也故黨正書其德行道藝州長攷其德行道藝而勸之族師賢於其族而已其賢不足乎黨正也故黨正書其德行道藝族師

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春秋祭酺亦如之酺之祭先儒以謂為人物災害之神以祭社祭禜攷之理或然也然而祭酺必於族祭禜必於黨祭社必於州者凡以其祭有小大之不同故即其所聚之衆寡亦與焉惟為社事單出里惟為社田國人畢作然則社之禜大矣故祭社於二千五百家之州禜之祭則次之故祭禜於五百家之黨酺之祭則小矣故祭酺於百家之族秦漢以來有賜民酺之法其周官之遺制乎

以邦比之灋帥四閭之吏以時屬民而校登其族之夫家衆寡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可任者及其六畜車輦

言邦比之法則以別鄉邑之自比也以時屬民而校登其族之夫家衆寡者將欲校登其族之數必先屬而聚之然後其民數可得而校之矣夫以人言家以居言言其居則男女長幼皆在矣校以攷其數登以

上具籍校其數而登其籍於鄉大夫也鄉大夫曰以歲時登其夫家衆寡則因族師之所校登而登之也

小司徒曰乃頒比法於六鄉之大夫使各登其鄉之衆寡六畜車輦辨其物即此攷之則族師校而登之於鄉大夫鄉大夫又登於司徒也辨其貴賤老幼者所以辨人也及其六畜車輦者所以辨物也既辨其人又辨其物則衆寡有無可坐而致矣

五家為比十家為聯五人為伍十人為聯四閭為族八閭為聯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相共

先王所以維固其民者可謂至矣居則五其家以為比猶以為未也則又十其家以為聯出則五其人以為伍猶以為未也則又十其人以為聯既比而五之又合而聯之左右前後足以相親手足耳目足以相

及猶以為未也則人合四閭以為族合八閭以為聯使之相保也使之相受也刑罰慶賞使之相及相共也使之相保則有不可保者詰之矣使之相受則有不可受者遷之矣刑罰相及相共則惡者所同惡而無所比矣慶賞相及相共則善者所同好而無所蔽矣惡者無所比而刑罰隨之矣鄰里鄉黨又助之以毀而致其辱善者無所蔽而慶賞隨之矣鄰里鄉黨又助之以譽而致其榮毀譽榮辱者下之真情而慶賞刑罰者上之直道協真情由直道由一比以達之一鄉由一鄉以達之天下莫不皆然則相帥以善相戒以惡善者長而惡者消則其相及相共者亦將有慶賞而無刑罰矣然先王之教化所以深入其民者又有道焉不然徒恃其相保相受相及相共而欲使之遷善遠罪其於成民亦未矣大司徒言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比為閭使之相受者别而言之也此言五家為比以至八閭為聯然後使之相保相受者合

而言之也士師言掌鄉合州黨族閭比之聯與其人民之什伍使之相安相受而不言保者以刑去州里之害則相安而已相保者教官之事非士師之所得與也凡言刑誅常在賞前凡言罰常在賞後刑誅以討惡賞以勸善罰以懲過討惡而除之然後善可勸故言刑誅常在賞前懲過則以輔賞之勸善而已故言罰常在賞後今此言罰更在賞前以罰者刑之屬故進之以輔於刑焉

以受邦職以役國事以相葬埋

職隨其所能而任之凡邦之民莫不然故曰以受邦職謂之邦則以兼都邑而言之也如廩人令邦移民就穀亦以包都邑而言之也事隨上所作惟國中而已故曰以役國事謂之國以別郊野而言也如鄉士凡國有大事則以別於郊故也鄉大夫言國中自七尺以上則以別於野故也以相葬埋則四閭為族正

以相奠為事故也

若作民而師田行役則合其卒伍簡其兵器以鼓鐸旗物帥而至掌其治令戒禁刑罰歲終則會政致事

卒伍所以正其行列合則聯之而已兵器所以勝敵簡則欲其精也鼓鐸所以一其聽旗物所以一其視故以鼓鐸旗物帥而至凡此皆卒長之事也故族師掌之兩謂之合衆謂之會小司徒至於用萬民則既衆矣故曰會民之卒伍旗師以伍聯伍故曰合其卒伍而已然閭胥聚衆庶然後族師合其卒伍閭胥所謂役政即族師所謂師田行役也閭胥言祭祀喪紀之數而族師不言則祭祀喪紀之數聚之而已非用於師田行役之比也會政則會其族之政於所攷也致事則致其族之事於所攷也黨正言歲終則會政

帥其吏而致事此言致事而不言帥吏以族之所統百家之寡不足以帥之也其所帥者聽於黨正而已

閭胥各掌其閭之徵令以歲時各數其閭之衆寡辨其施舍

閭二十五家而同其門也中有胥焉以統之猶人之侶也於職爲下而能助工以養人故謂之胥凡其閭之聚散進却聽於胥而令故閭之徵令各掌於閭胥也二十五家其數寡而可以數計之故以歲之時各數其閭之衆寡衆寡見矣然後施舍可辨焉小司徒辨凡征役之施舍鄉師辨其可任與其施舍者下至於閭胥又辨焉凡以相鄉師小司徒非其物而已

凡春秋之祭祀役政喪紀之數聚衆庶既比則讀灋書

其敬敏任恤者凡事掌其比觵撻罰之事

凡春秋之祭祀則州社黨禜族酺之屬也役政則師田行役之屬也分而言之則曰師田行役合而言之同謂之役政也喪紀則州長所謂大喪之事也凡春秋之祭祀役政喪紀之數閭胥特以聚衆庶為事而已若作民而用之則非所掌也既比則讀法者衆庶既聚則因而比敘其人數多寡遂讀法以戒勑之也自族師而上其官尊則讀法皆有時閭胥之官卑於民為尤親其戒勑為彌數故凡於聚衆庶既比民數之後則讀法也書其敬敏任恤者敬敏任恤其事為易見其行為易知閭胥之賢不足於族師故書其敬敏任恤而已敬一也其為敬有二有聖人之天德有賢人之地德易曰君子敬以直内以言賢人之地德也書曰欽明文思以言聖人之天德也然則敬之為德亦大矣此乃與敏任恤言之而書於閭胥何也蓋

推而上之則聖人之天德賢人之地德不能離比而異焉推而下之則能有所急救皆可謂之敬閭胥之所書者能有所急救而已充敬之成名則未也敏之字從每能一二以支之者敏也故地道敏樹人道敏政事以敏而立功以敏而成顏回以不敏自處然後能為仁曾子以不敏自處然後能成孝則敏者立行之本而成德之始也任恤與孝友睦姻同成為六行任恤於六行為末孝友睦姻於六行為本故族師書其孝友睦姻而閭胥書其任恤而已凡事掌其比觵撻罰之事者閭胥主於聚衆庶而比之則所謂比觵撻罰之事者特於比衆庶之時也詩曰兕觥其觩則兕觥罰爵也書曰撻以記之則撻罰朴也觥為其不中故覺之使中撻為其不達故恥之使達小胥書其不敬者巡舞列而撻其怠慢者蓋不敬則亦不中而怠慢則亦不達故也觥之與撻雖輕重不同要其罰則一而已

比長各掌其比之治五家相受相和親有辠奇衺則相及

比長五家而以下士一人為之長與州長同謂之長者易曰元者善之長又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蓋州長所統者二千五百家必其仁足以長人者然後能為之比長所統者五家之寡非必責其有長人之仁也茍彼善於此足以統帥五家斯可也故亦謂之長然以五家而其名同於二千五百家之長亦使其積善以克之以期至於長人之仁而已然五家而以下士一人長之則一鄉之比長已二千五百人矣故使各掌其比之治大司徒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比為閭使之相受比長言相受而不言相保者蓋分而言之則比相保閭相受合而言之則皆相保相受也相和則不乖相親則不踈如是則豈弟和樂之風形而

乖爭凌犯之變無由而作矣竒者對常之名衺者對正之名先王所以禁民之非於其微而欲致察也故始於五家之比必責之有罪竒衺則相及所以長民之善則要其成而欲致功也故終於五州之鄉然後使之賓興賢能焉春秋傳曰父不慈子不祇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則恕之以其親五家為比有罪竒衺則相及者責之以其友也

徙於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若徙於他則為之旌節而行之若無授無節則惟圜土内之

舍此而適彼謂之徙或徙於國郊或徙於他亦民之欲便其所居也欲便其所居而徙則與夫移其民者異矣國事之多寡不均則民有時而惟國之移民之情適莫之不齊則國有時而聽民之徙徙於國中及

郊則近近故從而授之則欲其有所受也從於他則遠遠故為之旌節而行之則欲其無所過也從而授之則必比長躬至其所從之地以旌節行之以道路用旌節以表之故也無旌無節惟圜土內之所以識異人禁異事也必內之圜土者圜土獄域也所以聚教罷民易曰乾為圜圜中規規主仁主生養萬物內之圜土非棄之也以仁而生養之庶其有改過遷善之心焉孟子曰鄉田同井死徙無出鄉今此又或徙於國中及郊或徙於他何也蓋死徙無出鄉者其常也徙於國中及郊又從於他者其變也有常而能變此先王之法所以通而無弊也

封人掌設王之社壝為畿封而樹之凡封國設其社稷之壝封其四疆造都邑之封域者亦如之令社稷之職

地官之序先之以六卿之吏而凡所以成民者具矣於是次之以封人設社稷之壝正畿疆之封則民為貴社稷次之故也王與諸侯之社則有自為立之者有為民立之者王自為立之曰王社為民立之曰大社諸侯自為立之曰侯社為民立之曰國社封人掌設王之社壝所謂王社也王社國中之土示而已無與農事故不置稷凡封國設其社稷之壝則為民立社所謂國社也王為民立社則農事與焉故稷從之言王之社壝則封國之有侯社可知也言凡封國設其社稷之壝則王之大社大稷可知也漢更秦之社稷而立大社大稷亦為民而立之者也又有官社則王自為立之者也而王莽乃以官社不可無稷於是乎又為之立官稷而設王社者遂以稷為社之細故言社而不言稷不亦誤乎王社之壝言為畿疆而樹之則封國社稷之壝樹之亦可知也大司徒言建邦國都鄙社稷之壝所以經其始封人言凡封國設其

社稷之壝所以成其終經其始則略成其終則詳非特封國為然也而造都邑之封域亦如之令社稷之職則凡有事乎社稷其職不一而足也夫社土神也故其字從土稷穀神也故其名從稷稷禾之次而名其神以禾之次可乎蓋名之以其次則凡屬乎禾者皆舉矣舜命棄播百穀而以稷名官亦此意也然則社土神也從世祀勾龍者以勾龍有功於社故配之也稷穀神也後世祀棄者以棄有功於穀故配之也表其處則有位象其神則有主祈之則於春報之則於秋壇壝場牲幣罷服時日聲音形貌莫不有度數存焉此其所以不一而足也則將有事乎社稷之職者其職可無令乎

凡祭祀飾其牛牲設其楅衡置其絼共其水槀歌舞牲及毛炮之豚凡喪紀賓客軍旅大盟則飾其牛牲

封人言掌設王之社壝封疆而樹之則飾土事也為具以飾土事為職故使之飾牛牲以牛土畜故也為具飾牲因使之設楅衡置其紖共其水槀歌舞牲及毛炮之豚也楅設於角所以備觸衡設於鼻所以繫繩紖紖也所以牽牲殺牲則洗以水藉以槀凡此雖物之微而皆用之不可廢故亦掌於封人也歌舞牲及毛炮之豚者蓋君牽牲之時則封人隨而歌舞之也毛炮之豚則爓去其毛而炮之以備八珍也飾其牛牲則飾之以文繡也歌發其聲舞動其容歌舞則贊之以聲容也飾之以文繡所以致其外之美贊之以聲容所以致其內之樂外致其美內致其樂則神具有不歆乎詩曰毛炮胾羹內則有所謂毛豚即此毛炮之豚也然冬官奉豚而封人亦及毛炮之豚者以成冬官之所奉也蓋封人主土事而豚則屬乎水水土妃也故因而使成冬官之事焉然或獻腥或獻熟毛炮之豚則熟獻也熟獻則以所先故曰及毛炮

之歌凡喪紀賓客軍旅大盟所用之牛牲皆封人飾之以致其美焉故曰凡喪紀賓客軍旅大盟則飾其牛牲

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聲樂以和軍旅以正田役

以鼓人名官而四金亦在所教者錞以和鼓鐲以節鼓鐃以止鼓鐸以通鼓四金皆以鼓為主故也教不序不知音未可以言聲故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聲則先音而後聲作之序因聲而後有音故樂記言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則先聲而後音樂勝則流欲其有綴兆舒疾而不過也故曰以節聲樂師克在和欲其有進退坐作而不違故曰以和軍旅田則簡其能役則任其力欲其有往來甘苦而不亂故

曰以正田役

教爲鼓而辨其聲用以雷鼓鼓神祀以靈鼓鼓社祭以路鼓鼓鬼饗以鼖鼓鼓軍事以鼛鼓鼓役事以晉鼓鼓金奏

教爲鼓者教韗人也葢韗人爲臯陶凡鼓之大小長短有度數存焉鼓之聲出乎形形異則聲異鼓人則咸知鼓之聲音以教韗人則以正其大小長短之度數使其聲之應乎形者舉相協而不違也既教爲鼓矣然後辨其聲用或以祭饗祀或以鼓軍事或以鼓役事或以鼓金奏其事類不同而聲之所用亦不得不異鼓人則辨之而已神祀之鼓謂之雷雷天聲也莫之令而自然者也社祭之鼓謂之靈天神而地靈

則靈者地德也鬼享之鼓謂之路道之大音謂之路則人之道於是乎大也且雷者陽氣之變而發乎靜惟能變然後至於神莫神於天故以雷鼓鼓神祀靈者陰氣之化而著於形惟能化然後至於富莫富於地故以靈鼓鼓社祭路者道之大而人由之以致其通惟能通然後至於大莫大於帝王故以路鼓鼓鬼享三鼓之制無所經見先儒以為雷鼓八面靈鼓六面路鼓四面理或然也以鼖鼓鼓軍事者路大也鼖亦大也道之大謂之路物之大謂之鼖鼓軍事以鼖鼓以人之事於是為大也鄭人曰鼓長八尺鼓四尺中圍加三之一謂之鼖鼓此鼖鼓之制也以鼛鼓鼓役事者鼛緩也役事遽則民力疲而獘故以鼛鼓節之節之所以欲其緩也詩曰鼛鼓弗勝言民各致力以皋鼓節之而弗勝也以鼛為皋者凡高險之地急而卑下之地緩故皋有緩意鄭人曰為皋鼓長尋有四尺鼓四尺倨句磬折此鼛鼓之制也以晉鼓鼓金

奏者易曰明出地上晉晝而未中方進而未已也故晉有進意金陰物陽作而後奏以退為主或失於不及故以晉鼓鼓之欲其進也韗人曰長六尺有六寸左右端廣六寸中尺厚三寸穹者三之一上三正先儒以為晉大而短此近晉鼓之制也六鼓之聲用其所主雖如此變而通之則亦有時而不同故路鼓鼖鼓有施於軍者若大司馬教戰而王執路鼓諸侯執鼖鼓軍將執晉鼓是也路鼓又有施於朝政者若太僕建路鼓於大寢之門外達窮者與遽令是也賁鼓有施於金奏者若靈臺之詩曰賁鼓惟鏞是也由此觀之則義設於遠斯可矣豈若膠柱鼓瑟然哉

以金錞和鼓以金鐲節鼓以金鐃止鼓以金鐸通鼓

夫鼓之為聲皆陽也金之為聲皆陰也陰陽合而後為道故鼓與金相須以為用而不可以偏五也以金

錞和鼓者鼓倡而和之也以金鐲節鼓者鼓行而節之也以金鐃止鼓者鼓退而止之也以金鐸通鼓者鼓作而通之也陰與陽和而熟故錞以和鼓而其字從享陰與陽通而明故鐸以通鼓而其字從睪陽上而陰下陰不堯則無以勝陽而止之故鐃以止鼓而從堯陽清而陰濁陰不濁則無以承陽而節之故鐲以節鼓而從蜀和則與之合節則與之別止所以勝之通所以作之金陰物故和之節之止之通之皆在鼓後其止鼓也則於鼓退退則為陰用事之時陽於是止焉和鼓節鼓通鼓則於鼓進進則為陽用事之時陰出佐之而止陰始於和陽中於節止不可以終止也故通鼓終焉此其言四金之序也

凡祭祀百物之神鼓兵舞帗舞者帗音拂

兵舞干舞也干有扞蔽之義帗舞列五采繒為之有祓除災害之意祭祀百物之神則以扞蔽祓除災害

故舞師言小祭祀不興舞今此祭百物之神而用兵舞帗舞則百物之神非小祭祀也葢百物之神有載在祀典者謂其扞蔽祓除災害有功於民故也夫民功曰庸詩曰賁鼓惟鏞以象其能成大功則以舞而形容其功者

固其宜矣

凡軍旅夜鼓鼜軍動則鼓其衆田役亦如之救日月則詔王鼓大喪則詔大僕鼓鼜千歷反

自雷鼓鼓神祀至金錞通鼓則鼓人之所辨也自凡祭祀百物之神至田役亦如之則鼓人之所鼓也自救日月至大僕鼓則鼓人之所詔也鼜之字從蚤而音從戚有憂患所以為夜戒也蚤有早之義所以儆旦也以其為夜戒故軍旅夜鼓鼜以其為儆旦故軍動則鼓其衆田役雖晝作而夜旦之儆亦不可以已

也故曰田役亦如之鎛師掌鼓言夜三鼜則鼓人之所鼓亦三鼜也救日月用鼓所以助陽勝陰也蓋日月之食皆陽不足而陰為之災月之食亦陽不足而陰為之災者月之明遡於日故也蓋月非自明也受明於日而已故未望則載魄於西既望則終魄於東惟其陽不足故鼓人有救日月之鼓所以進陽也惟以陰之為災故庭氏有救日之弓救月之矢所以退陰也鼓以進陽弓矢以退陰其用未嘗不相須也然而日月之薄蝕陰陽之進退乃時行之消息雖天有所不能違人事何與其間哉而古人有救日月之禮如此者何耶蓋其以裁成輔相為事則陰陽之運有不由其道日月之明有不用其行必反之裁成輔相之事焉於是為恐懼修省以主厥事者本也又為救之之禮者其末也必詔王鼓者何也經曰春朝朝日秋暮夕月王之於日春朝不廢朝王之於月秋暮不廢夕則其於救日月而鼓之固王之事而有司則詔

之而已傳曰日有食之伐鼓於朝則鼓人詔王鼓亦鼓於朝

舞師掌教兵舞帥而舞山川之祭祀教帗舞帥而舞社稷之祭祀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祀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凡野舞則皆教之凡小祭祀則不興舞

樂之有舞所以形容其功德不可以偽為也故舞之字上從無下從舛舞之為言豐也以物至於生材衆積數多非舞之其列衆共變繁不足以象之也故上從無蹈厲有節而舛斯為下矣故下從舛舞師主教野人之學舞者故稱師焉兵舞帗舞羽舞皇舞形容之不同以山川社稷旱暵功用之不同故也山川地險也地險所以為國阻固有扞蔽之功兵舞用干干有扞蔽之義也故教兵舞帥而舞山川之祭祀社五土之神

稷五穀之神所以養生者在是焉生養人者欲其無災害之為民而有祓除之功帗舞以有祓除之義也故教帗舞帥而舞社稷之祭祀中國之有四方猶四方之有其蔽也身為中翼蔽為外舞用羽有翼蔽之義也故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祀陰中之陽升而薄陽陽中之陰下毋而因之則為雨旱暵之為災以陰中之陽不能上達也舞用皇皇於類為陰而能為類之長陰中之陽也故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與帥女巫而舞同意然則山川社稷四方皆曰祭祀而旱暵則曰事者旱者陽之干時也旱而至於暵則難甚矣故為之舞以助達陰中之陽為旱請則事而已非祭祀也凡野舞則皆教之者事未至則在所教已至則帥之以待事矣凡小祭祀不興舞者象功德則用舞小祭祀之功德不足以形容之不興舞也雖然兵舞舞山川之祭祀帗舞舞社稷之祭祀而鼓人言凡祭祀百物之神用兵舞帗舞何也蓋百物之神其

扞蔽之功有如山川其祓除之功有如社稷故亦以兵舞祓舞象之也舞師之四舞先之以兵舞而帗羽皇次之樂師之六舞先之以帗舞而羽皇旄干人次之其序不同何也蓋樂師之教國子以儀為主儀先其所盛故帗盛於羽羽盛於皇皇盛於旄旄盛於人所以帗舞先之而終之以人舞也舞師之教野人以用為主用先其所急故有山川之險固而後保其社稷而後緩及四方而後可以與民除灾害焉此所以先之以兵舞而終之以皇羽也

牧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以共祭祀之牲牷

牧之字從牛從攴順之勿失其性攴之使達其情此牧之道也爾雅曰邑外曰郊郊外曰牧此牧之地也詩曰爾牧來思何蓑何笠或負其餱三十維物爾牲則具則牧六牲者乃牧人之職也謂之牲則生之而

後穀故不畜者所以祭無牲六牲不能自阜蕃待牧而後能阜蕃阜言物之大猶詩所謂四牡孔阜也蕃言物之衆猶經所謂養蕃鳥獸也以共祭祀之牲牷者牷色之純也國語曰毛以告全蓋純則全故也下文言凡時祭之牲必用牷物凡外祭毀事用尨可也以尨對牷則牷為色之純可知矣

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毛之

先王因天以事天因地以事地為高下必因丘澤為朝夕必放日月故祭祀之物各以其類求之也所謂人道之宗廟與夫南方之祀皆陽也所謂地道之社稷與夫北方之祀皆陰也騂之為色赤之盛故其字從馬從辛以其類推之則於方為南於時為夏於物為火而午美著於此故陽祀則用騂牲毛之黝之為

色黑之微故具字從幼從黑以具類推之則於方為北於時為冬於物為水而予美者於此故陰祀則用黝牲毛之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毛之者東為陽中其色青西為陰中其色白南為陽之正其色赤北為陰之正其色黑亦各以其類也

毛之則所謂毛以告全是也

凡時祀之牲必用牷物凡外祭毀事用尨可也

凡時祀謂四時之常祀若山川以下至四方百物皆是也其祀既以時則共之亦有常職故不可不用牷所以貴純也外祭則若師之表貉及王行所過山川是也毀事則祈禳以毀除殃咎之屬是也外祭毀事則不以時非其常也不以時則不責以物所無亦不以物所無而廢禮故用尨可也雖用尨亦出於不得已不若純之為善故曰可而已可者僅辭非所善也

凡祭祀共其犧牲以授充人繫之凡牲不繫者共奉之

色之純謂之牷牲之完謂之犧周景王時賓起見雄雞自斷其尾曰雞憚其為犧則犧為體之完可知矣犧義之而後制故其字從義蓋完而牲之義所以始物殘而殺之和所以制物也祭祀之牲當養之使充實故共其犧牲使充人繫之繫之者或繫於牢或繫於國門也凡牲不繫共奉之者夫牲之繫者在充人則牧人之所牧非以授充人者皆牲之不繫者也共奉之則非特共其牲又奉其事也詩序於夫人言奉祭祀於大夫妻言共祭祀蓋共言共其物奉言奉其事而已矣

牛人掌養國之公牛以待國之政令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以授職人而芻之凡賓客之事共其牢禮積膳之

牛饗食賓射共其膳羞之牛軍事共其犒牛喪事共其奠牛凡會同軍旅行役共其兵車之牛與其牽徬以載公任器凡祭祀共其牛牲之互與其盆簝以待事

六牲之奉屬於五官而羊人犬人雞人止言共而牛人無言養者羊人犬人雞人則共之而不必養以有牧人養之也牛人則養之而又共之矣未成牲謂之牛而牛之所養不特以為牲故自享牛求牛牢禮積膳膳羞之牛皆以牛言之享牛則所以祭也求牛則所以索也蓋直祭祀於主索祭祝於祊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則既祭而索其神非一方而已故有享牛矣而不可以無求牛以授職人而芻之謂授充人也其賓客牢禮之牛則饔飧之屬也積牛則給賓客之用者若司儀謂主國五積之類也膳牛用禮

賓客者若掌客殷膳太牢之類也饗禮賓客與夫賓射皆有膳羞亦牛人共具牛也犒牛犒師之牛以具犒也故犒之猶勞賓之謂勞罷師之謂罷也喪事共具奠牛者喪所以薦饋曰奠奠牛若殷奠遣奠之類也兵車所以載公任罷牽傍在轅外輓牛也人御之在前曰牽在旁曰傍先王之時軍旅之賦取具於民矣此凡會同軍旅行役共具兵車之牛則公牛也馬牛車輦取具於民者乃私牛也凡祭祀共具牛牲之互與具盆簝以待事者互肉格也盆以盛血簝以受肉凡此皆牛人所共也以待事則或剝或烹或肆或將各隨其事而待之也

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牷祀五帝則繫於牢芻之三月享先王亦如之凡散祭祀之牲繫於國門使養之展牲則

告牷碩牲則贊

夫始而生之者天也育而充之者人也牲不充實則不足以為美故祭祀之牲必告充之而先王設官以養之此充人之職所以立也記曰三月繫又曰祭牛必在滌三月傳曰芻豢逺不過三月近不過旬浹在三月繫於牢之時也繫於牢芻之三月則繫於國門者蓋不過旬浹矣散祭祀先儒以謂司中司命山川之類也蓋五帝之祀先王之享宗廟人鬼之大者謂之正祭祀則非五帝先王謂之散祭祀宜矣猶舞非正舞則謂之散舞車非正車則謂之散車也展牲則告牷者展察視之也告牷告其色之純也肆師言祭祀展犧牲者肆師也充人則告牷而已碩牷則贊者碩大也所以告具體之充也若左傳季梁曰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是已蓋君牽牲宗人告碩而充人則贊之也饋食之禮宗人視牲告充則碩牲為贊宗人

明矣夫祭祀之禮內則盡志外則盡物內外盡而不以儉其親故掌祭祀之牲牷特以充人名官而碩牲則贊禮之所貴也然而道有升降時有豐殺則禮之損益厚薄亦有時乎不同故坎之時樽酒簋貳足以用享至萃之時非大牲則不足以備禮夫豈特人事然哉亦天命而已故曰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先王之禮損益盈虛與時偕行而充人之贊碩牲乃其常矣

周禮詳解卷十二